



舟山论坛APP



“小島你好”

系列文艺作品

岱山这座岛

□鲁迪

每当我告诉别人来自岱山时,总有人问,那里是不是有很多连绵起伏的高山?我解释说岱山是一个由很多岛屿组成的海洋大县,陆域小县。

那它为什么叫岱山呢?

岱山名称的由来,有说是它雄峙海中,状如东岳泰山,故名岱山。还有一种说法是“岱山在海之北,传所谓岱舆、蓬莱,或者名始与此”。岱山海域面积4916平方千米,陆地面积326.5平方千米。沧海茫茫,海水汤汤,海似乎是岛的大路,岛海相依,水天相连。

从空中鸟瞰,岱山本岛就像一只引颈飞翔的大鸟,散落四周的衢山岛、长涂岛、秀山岛等诸多岛屿,就像飞鸟衔来的种子,一颗一颗,撒在烟波浩渺的水域间。早上太阳出来的时候,天边飘浮着薄纱般的云丝,玫瑰色的朝霞闪烁着明亮夺目的光芒,海面卷起层层白色的浪花,形成了岛、海、云、霞的壮丽景色,仿佛一幅幅绮丽的立体画卷展现在眼前。那些岛屿稀疏处,海面开阔,深远浩渺。有雾的时候,岛上景物若隐若现,缥缥缈缈,一派

白茫茫,烟冥冥,整个岱山岛好似处在虚幻缥缈间,神秘柔和,宛如仙境。

岱山的每一个岛屿每一条沙滩,每一个海礁每一个港口,都有一个让人产生无限联想的名字:鼠浪湖岛、双子山岛、鹿栏晴沙、大虾爬礁、研墨礁、蛇移门港……404个岛屿和256个礁,要都给它们都冠上形象的名字,你不得不佩服岱山人的想像力,这些岛屿、沙滩甚至礁石,历经了几千年,充盈丰富,别小看那些你不经意走过的小岛,淌过的沙滩,爬过的礁石,或许都有着一个个神奇故事和美丽传说。

走在岛上,看海浪轻轻柔柔地拍击着堤岸,连绵的海水,如绸缎般的光滑,一晕一晕荡漾开去。聆听感着海的禅音,飘忽的心,不知不觉放松下来,思绪随风渐渐走远。这儿,就像是一个远离尘世的仙岛,荡涤疲惫,洗净忧伤,让灵魂安宁下来。眺望岱山的海与岛,礁和石,你觉得它就像渔民汉子般的硬朗,爽直而富有个性。而大海,多么像辽阔无垠的草原,那些在海面上行驶的船儿就像驰

骋的马,它们追逐着浪花,追逐着满载而归后的喜悦和成就感。

那些海洋里的鱼,像四季的花朵,盛开在不同的季节。聪明勤劳的渔民们赋予了各种各样的谚语,“正月捕鱼闹花灯,二月捕鱼步步紧,三月捕鱼迎旺风”“大麦黄,鱼风旺”“三月三,泥螺爬上滩;五月十三鳊鱼会,日里勿会夜里会”……这些渔谚是千百年来渔民在实际生产当中获得的经验,他们凭着对风浪和潮汐的把握,对鱼汛的熟悉,一次次扬帆起航,与风浪为伍,与潮涌相伴,历经大海的锤炼和拷打,收获寂寞、艰辛、信念和拼搏的果实。

岱山共有7个乡镇,每个乡镇的格局和主要产业各不同,然而它们又各具特色。或古朴,青石板铺就街巷,石桥横卧水面之上;或清新,白墙黑瓦,炊烟袅袅,鸡啼犬吠;或灵动,烟雨迷蒙,绿意婆娑;或粗犷,“无数渔船一港收,渔灯点点漾中流”,波光粼粼的海面,漾满了丰收而来的渔船,明月升起,渔民们边劳作边唱着渔歌,一派渔舟唱晚的祥和景象。

居住在岛上的人,无论从事何种职业,无论

富裕贫穷,皆热情质朴,低调平和,朝阳同迎,月华共沐,岛上充满祥和之气。行走在岛上,你会发现,有别于大城市人的行色匆匆,岱山人的神情是恬淡知足的,脚步是悠闲缓慢的,慢一拍的生活节奏使他们更多了一份从容。

岱山人有着圆和通融的悟性,他们追求的是海洋般大气、无畏和勇于向前的海岛精神,就像一位渔民说的:“靠海吃饭不能总盼着风平浪静,得遭遇一些风浪的历练,只有如此,你才能拥有过硬的生存本领,日子才能更长远。”他们就是这样抱着宗旨和理念,把海的博大、粗犷、豪迈蕴涵于海岛文化当中。他们热爱海,敬畏海,感恩海,因为海洋是他们赖以生存的资源,他们选择和大海和谐共存,因为岱山人知道,和谐才会幸福。

我有一位北方朋友,来岱山后写了一篇文章,其中写道:我永远铭记着岱山海的壮阔无涯,岱山岛的独特韵味,岱山人的淳朴热情,以及柔绵的沙滩,咸湿的海风,连绵的海声,即使人走天涯,依然魂牵梦绕。

佛渡岛 但愿能再见!

□万军

骄阳似火,热浪扑面。抑或是缘分所至;抑或是看了新闻报道,六横至宁波的跨海大桥开工在即,作为两地中途的一个桥墩,佛渡岛面临嬗变,所以心向往之,于是约上几位好友,冒着酷暑拔脚就向佛渡岛进发。

佛渡岛是舟山群岛众多海岛中,唯一以“佛”字命名的海岛,位于六横本岛与宁波大陆穿山半岛之间。

提起佛渡岛,得先介绍一下历史上的双屿港。在16世纪的中国沿海六横岛和佛渡岛附近海域,形成了一个由中国走私商人、倭寇与葡萄牙人自行开辟的所谓国际自由贸易港。1540年曾到访这个港口的葡萄牙商人门德斯·平托,在他的《远游记》中记录了当时双屿港的繁盛景象。

后来,受到明朝海禁政策影响,双屿港的繁华消失在历史轨迹中。

有关佛渡岛岛名的来历,民间有这么个传说:相传很久以前,观世音菩萨想在东海寻找一个清静之处设坛讲法。一天,驾起七彩祥云,来到一个小岛上,只见山清水秀,灵气十足,数了数山上正好有一百个山头。于是,收起祥云,一脚踏上这个小岛的最高山巅,手持拂尘,盘腿坐下,准备讲法。为了保险起见,讲法前,观世音又数了一遍周围山头,只有九十九个,观世音非常惋惜,无奈驾起祥云,另觅他处设坛讲法(普陀山),当她凌空回望刚才一脚踏上过的小岛,发觉一百个山头正好不少,原来是自己一时粗心,将自己盘坐的那个山头忘记数了。

但毕竟观世音已踏上过这个小岛,所以人们就把这个小岛叫做佛渡岛。在佛渡岛百山观音寺后面的山顶之上,至今还留有一个天然石质形似的脚印。

去年秋,我陪我家老爷子上一次佛渡岛,为了却他的一个心愿。解放初期,他曾带一个政府工作队到过佛渡岛,在岛上一边建立人民政府恢复渔民生产一边剿匪。1953年工作队结束离岛后,近70年来他再未上过该岛,很想再去会会当年佛渡岛浦湾一位独目的渔民老朋友。但遗憾的是这位渔民老朋友已谢世,此行见到了他的两个儿子,相互攀谈了一会,也算会面了故人。

那次就听闻佛渡岛最高山顶有个观世音脚印,但老爷子年近九旬,要爬上山顶恐不易,我又心存疑惑,故未能前往观瞻。

近日从一佛渡岛朋友话中证实,岛上最高山顶确有一石质脚印。想着佛渡岛作为一个过渡桥墩,面临着岛上大规模拆迁。再不去看,恐以后难以看到了。

说走就走,七月的一天,我们一行四人一辆小车,经过长峙到六横,再从六横到佛渡两次汽渡,直达佛渡岛山坳处的百山观音寺。其时,正是寺里用餐时分,正在寺里做佛事的当地善男信女,得知我们大热天打老远来目睹观世音脚印,便十分热忱,挽留我们吃了中饭再走。

海岛寺里用的饭是用柴灶烧的,香气扑鼻,加上肚子是有点饿了,虽然桌子上清一色的素菜但吃起来味道特别好。

饭后,没来得及休息,便在当地村民的指引下,我们盘山而行一路来到山巅。终于见到了长2.19米,宽0.8米,平均厚度0.3米的一只石质脚印,暗合观世音农历二月十九出生数。天下事无奇不有,佛渡岛及观世音的传说,与山顶上的这个天然石质脚印,难道巧合?

窃以为,佛渡岛上的观世音脚印及其传说,都是海洋文化和自然景观的很好物证。眼下,六横与宁波跨海大桥建设已经启动,但愿在跨海大桥的建设中,能够妥善保护好一些特别的景致,使佛渡岛的美丽传说能永远流传。

时光慢走,我的小岛

□王磊斌

一拎摊开的渔网上挂着的几处渔结绳,触发一席的回忆;

会在午后三四时左右,赶赴一处热闹沙滩,基湖的、五龙的、高场湾的……苍穹之下,是一目望不尽的碧海金沙。赤脚踩在松软的沙上,迎着起伏的浪潮跳跃着,然后一个猛子扎进咸咸的海里,除去岁月的尘垢,重回那个爱淘气扑水的少年;

会在稍凉快些的傍晚,登上岛上的最高处——大悲山,在清静的佛门前,伴着东海呢喃,静待夕阳西下,云蒸霞蔚。也会有时骑车至离家不远处新建的“千帆台”,临台观沧海空阔,夕照千里,生出“天地之悠悠”的感慨;

会在饭后小憩后,随着岛上的老老少少无目的地徒步慢走,观赏这精致干净的微城,穿出以彩绘蓝天作顶的小菜园隧道,沿坡向上,左岸边又是一望无垠的海,直到遇见十里金滩特色小镇,这里有喧嚣火爆的排档夜市,有蓝调抒情的室外酒吧,还有发光看台的长椅上纳凉的情侣们;

忆官山岛夏夜

□周胤铮



摄影 庄曙光

的长城阿公甚至带来一张破草席,打算“天为被、地为床”地在海塘上睡到天亮。海风“呼呼呼”地吹,大个头蚊子都站不住脚,我们方才走路过来时身上冒出的热汗,一下子就收了进去,还有凉飕飕的感觉,别提有多舒坦了。

外公、外婆找了个位置坐下,和村民们开始天南地北地聊。我一个小孩子,当然是找伙伴一起玩耍。我最喜欢的就是比我大五六岁的海达哥。海达哥个头不高,皮肤黝黑,为人憨厚,拥有各种奇思妙想,掌握稀奇古怪的知识,是我们一致推举的孩子王。有时,他会拿出两根筷子,找几块大小不一、形状各异的碎瓦,让我们小娃娃胡乱高歌,他则敲瓦伴奏,一同来一场夏夜演出。有时,他指着满天的繁星,告诉我们银河的传说,星星的名字,带着我们找星座,直到脖子都抬酸了。有时,他还会讲胡编乱造的故事,或逗得我们捧腹大笑、满地打滚,或吓得我们瑟瑟发抖、抱成一团。

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,转眼间就到了晚上九时左右,村民们陆续起身道别,提醒彼此走路要小心,还约定明晚再来。长城阿公说他再多呆一两个钟头,等会儿也回了,若

热、热、热!即便临近傍晚,还是热力不减。连续的高温天,仿佛把空气都煮熟了,高速运行的电风扇也顶不住阵阵热浪,“叛变”成了暖风机,身上的汗像山涧的小溪般流淌下来。老妈说:“今年的夏天特别热!”我凑近电风扇,想了想,说:“是呀,不过小时候的夏天也很热。”

儿时的我,住在未通电的官山岛外婆家。一到夏天,以前四五点钟的晚饭时间,会被推迟到临近太阳下山。外婆家的小平房经一天的暴晒,热得像个蒸笼,蚊子大军嚣张地飞来飞去,“嗡嗡”声不绝于耳。此时夕阳染红了天空,屋外有了些稀疏的风,我便钻到木桌底下,用小脑袋瓜顶着把它搬到屋前的小院子,再摆好竹椅。外公、外婆夸赞我说“气力交关大”,然后在桌下点上一盘蚊香,将饭菜端上桌,摆齐碗筷后开始晚饭。

我穿上长袖、长裤,爬上那把最高最结实的竹椅,将膝关节架在木桌的横杠上,一边快速地扒拉米饭,一边不停地交叉着晃动小腿,让可恶的蚊虫无从下嘴;外婆则是一手持蒲扇轻摇,一手拿筷子夹饭菜;外公自恃皮糙肉厚,不怕蚊虫叮咬,就是要拿块湿毛巾,时不时地擦汗。外公说:“这夏天吃饭饭,汗要流半斤!”

吃完晚饭,就到了我最期待的“海塘坐风凉”时刻。外公打开手电筒在前面照路,偶尔还哼唱几段越剧,如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《碧玉簪》,我紧紧地跟在外公身后,手里握住自制的小木剑,不敢东张西望,外婆走得慢,摇着一把蒲扇跟在最后面,时而响起的“啪啪”声,那是外婆在拍打蚊虫。我们三人排成一队,在蛙声虫鸣中,沿着小路晃悠悠地走向西岙海塘堤坝。

堤坝北起小西岙,南至华家山嘴,长约五百米,把守着官山岛的西大门。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西岙海塘堤坝,还是用石头垒成的简易防浪堤,似矮小瘦弱的饥民。靠近海平面的石头缝隙处,还有漏斗螺、芝麻螺、黄螺、海蟑螂、小石蟹等各种小生物。在海浪长年累月地侵蚀下,堤坝有了缺口。强台风来袭时,涌起的巨浪像大海怪的巨手,轻而易举举翻过堤坝,淹没鱼塘、毁坏农田。但此时丝毫不会影响村民们坐在它身上乘风凉,就是胆小的小娃娃不敢靠近边沿,怕一不小心就掉到坝下的乱石堆里。

等我们到达时,那里早已坐上了一排村民。住得近的,搬来了桌椅板凳,但大多数人直接坐在渔网上,石头上,木板上。精瘦结实